

THAT YEAR, THAT MOUNTAIN

陈兰平 著

# 那年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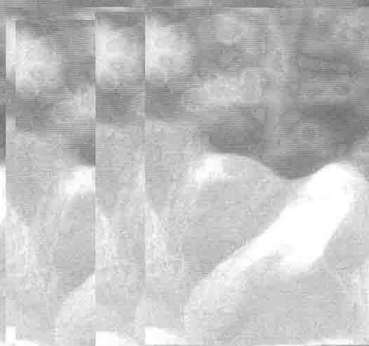


生命不能重来，人生却可以反省；

我们劫后生还，是应该淡忘爱恨，还是牢记那热腾腾的血色  
一滴青春的热血，把走过的路，重新点亮，照向人生的茫茫行途

THAT YEAR, THAT MOUNTAIN

# 那年山中



陈兰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年山中 / 陈兰平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214 - 21958 - 9

I. ①那… II. ①陈… III. ①叙事散文—散文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9788 号

书 名 那年山中

著 者 陈兰平

责任编辑 张 凉

装帧设计 蒋 熙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21958 - 9

定 价 4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言

暮色炊烟人家，

青涧山风野花，

天远山高长坝，

赵遗城下，

凄凉怎听胡笳？

夜间梦醒，在母亲的家里深睡，在故乡的冬夜中醒来，看着闪烁的手机，无意中翻看到后三三先生的作品：暮色炊烟，灯火人家。在延山而上的风景中铺就了一场人间烟火。

再无睡意。

醒在所有人都睡去的深夜，窗外是塞北深寒的风声。还有夜色，在浓重中被酷寒紧迫。漆黑中的我，被手机一点微光牵引，不觉走入二十四岁的年华。

那时已经工作的我，心智还停留在才出校园的青春里，而上世纪 80 年代的校园，也许是一座传说中的象牙塔，而 80 年代末期的岁月，或许也真的是一场青春的盛宴。从我们那几届的学生开始，在取得处方权独立工作的第一年，每个年轻的医生，都要

去最基层进行为期一年的工作、生活以及思想的改造和锻炼。我模糊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的地方，包括铁路列车医院、各处偏远的卫生院，甚至还有戒毒所等等。而我，被分配的地方是，一个坐落于阴山深处的铁路小站。你没有听错，真的是阴山，那个敕勒川，阴山下的阴山，那个不叫胡马渡阴山的阴山。阴山不是一座山，阴山是无数山。它的蒙古族语意应该是“达蓝喀喇”，译成汉语是七十个黑山头的意思，看，我说它是无数山，真真切切的，没有说错吧！

坐落于中国北疆的神秘的阴山山脉，是多少代汉家儿郎铁马冰河的噩梦或荣耀，虽有汉大将军勒马碑记胭脂山，但更有世代“不叫胡马渡阴山”背后的累累白骨和血腥杀戮。于是在一个明媚的夏日清晨，我随初阳登上了唯一一班来往于城市和这个深山小站之间的客运列车。在二十年后无意邂逅，还能立即叫出我名字的卫生院院长的带领下，张望着一双清澈透明中难掩好奇的眼睛，来到了这个只有六间房子的卫生院。

从此开启了我寒来暑往的山中岁月。

卫生院坐落于阴山山脉深处的一处南山麓，背靠向极北之地边境线绵延而去的莽莽大山，眼前是兵家必争的缠绕走远的盘山公路，东西两边都诡异地缠绕入山深云远处不见，与苍莽无际的山、山、山比起来，若一线二月的江南弱柳，怎么也不像经得住兵家必争的样子。进山途中经过的赵长城遗迹，那弱弱的一坝，在山腰山顶山断处它也断头，真的不敢相信我们彪悍的赵国先民，就是凭借着这么一点高不过人头的低矮土坝，和更加彪悍的匈奴游牧民族的铁骑弯刀对抗了千年。日出中看着那一处千年烽

烟里破败残落的古长城，我一点生不出豪迈和厚重的史诗感来，更多的是仿佛看穿千年后，眼前那些在这道弱城前被马踏刀劈的人们，鲜血与骨肉飞扬……

而卫生院，被这一线山路阻隔，山下路外，便是一溪清浅山涧，在高原深山特有的天文地质中，泛着青蓝，于是一眼爱上。对着四十多岁的老卫生院院长，一个憨厚的怪叔叔说，可不可以让我去山涧里看看。他看着眼前的大姑娘期待的小眼神，犹豫了一下，说，那今天上午就不要你上班了，给你半天时间熟悉下环境吧。多好的老爷爷呀（心里话哦）！然后喜上眉梢的姑娘就对着山下的青涧飞奔而去，装出来的淑女气质几秒抖离。老爷爷的惊讶表情还没有上演完全就被飞出了视野，身后处只好传来焦急的叮咛：不要跑，小心山路摔了……了……了……余音随风，飞快地变成了耳旁风，随我跑进山涧。

两山之间，一溪流水。

人们看山望水，总觉不过一水相隔的短浅，其实在我大北方辽阔天边长大的人们，都知道一句俗话：望山跑死马。这是中原江南没山没马或有山没马的朋友们理解不了的波澜壮阔。所以我，欢乐地跑下山谷，水却在远边，于是只好耐心地踩着乱石，跳跃腾挪，动作潇洒，意态飞扬……虽然作为非体育专业国家二级运动员，经常想江湖豪侠气概一番，无奈长就蛾眉细腰袅娜身，跑得再协调飞快，也绝无霸气，只有妖气，让人今日想起都不觉泄气。

涧河之水，青蓝如玉。

涧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涧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屈原大夫原谅我，我没有浩然沧浪水，我只有眼前一水明溪，轻快浅亮，在二十年前女孩的足下，闪耀清光，流向远方。

于是在这一水柔缠间，开始了我古老阴山深处的一场四季年华。

## 目录

|               |     |
|---------------|-----|
| 序言            | 1   |
| 一 八月——女孩之殇    | 1   |
| 二 九月——山秋之殇    | 9   |
| 三 十月——父亲之殇    | 14  |
| 四 十一月——阴山之殇   | 22  |
| 五 十二月——稚子之殇   | 30  |
| 六 一月——寂灭的冬天   | 38  |
| 七 二月（上）——敕勒川  | 46  |
| 八 二月（下）——家园   | 54  |
| 九 三月——穆穆清风    | 64  |
| 十 四月（上）——春风破  | 75  |
| 十一 四月（下）——夫妇  | 85  |
| 十二 五月——芳菲尽（一） | 98  |
| 十三 五月——芳菲尽（二） | 105 |
| 十四 五月——芳菲尽（三） | 113 |
| 十五 五月——芳菲尽（四） | 124 |
| 十六 五月——芳菲尽（五） | 132 |
| 十七 六月——爱别离（一） | 148 |

|     |            |     |
|-----|------------|-----|
| 十八  | 六月——爱别离（二） | 157 |
| 十九  | 六月——爱别离（三） | 167 |
| 二十  | 六月——爱别离（四） | 178 |
| 二十一 | 六月——爱别离（五） | 187 |
| 二十二 | 七月——笙箫默（一） | 195 |
| 二十三 | 七月——笙箫默（二） | 210 |
| 二十四 | 七月——笙箫默（三） | 224 |
| 二十五 | 七月——笙箫默（四） | 236 |
| 二十六 | 七月——笙箫默（五） | 250 |
| 二十七 | 七月——笙箫默（六） | 261 |
| 后记  | 272        |     |

## 一 八月——女孩之殇

阴山莽苍，千年以降，  
卧羊台畔草青，锦绣小江南。  
岁月风烟静，无声日昏黄。

我在二十二年前这个八月的早晨，来到山中。

八月的炎夏在当时我记忆中的不远处，仍然会在我学习过的古老南京城肆虐，然而在遥远的蒙古高原，所谓的骄阳如火如荼，在伴着我时时要踏上的这趟客车，穿越林山，经过山里人家檐头屋角的拉扯，不过是给深浅山脉穿了一件温暖的衣裳。一路随我衣袂轻扬，走入深山。

从依山而建的小小站台走下，穿越几户人家，还有两处铁路相关部门的独立院落，就会在人家屋后找到我们的卫生院。算我们两个下放锻炼的姑娘在内，外加一个狡诈大叔面貌的男医生，共三个医生，一个像卖假药的药师，还有一个老院长，这个几分怪异的五人组，就是这个卫生院的人事结构了。以前的同事看到我写的那篇文后，特意向我指出那个不是老院长，人家只有不到四十岁嘛。可是为什么在我当年青春的小眼睛里他会是个老爷爷样的怪叔叔，一直流传于我经年累月的回忆中？看来气质，真的很重要咯。我只好对朋友耍赖说，那他也是叔叔啦，难道叔叔不是老爷爷的胚胎前期？

于是，我在这座小站的一隅角落，安顿下来。

三个医生，一个就生活居住在当地的老头（原住民，老院长介绍说也是医生，还是主治医师，是我们的上级医师），常常一脸高深，鹰目深耸，脸泛潮红，模糊记得他有一个邈一目的丰美婆娘？据后来他对我们两个一同去的女医师说，他的老婆是他天天守着她做工的作坊门口，坏了她的名声后娶过来的。我不由得很是不安错愕了一番，原来娶老婆还可以这样？又惊诧于他对一目老婆的厚爱，心里悄悄把一目医娘唤作了“一目西施”。

沿山麓而下，公路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国营粮站，院长告诉我们可以去那里买粮。于是邻居人家的新媳妇，穿着她的红衣裳，热情地带着我们去看看。在粮站沿街的门市里看到了一个黄黄头发的年轻妇人。唇色鲜红，杏眼含春。一烟在手，傲视众人。三分天姿，在妆容里成功搅拌成七分。确实还是有理由高冷的。邻家媳妇在妇人微昂的脸下亲热地介绍着我们，在我们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夸奖着妇人，盛赞她家的玉米茬子，煮粥如何新鲜香糯温软。于是我悄悄在心里又补充了一下：哦，玉米西施咯。

回来的路上，新媳妇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神秘地告诉我这个妇人是粮站主任的姘妇，所以有钱。说到有钱时眉眼尚有三分不甘。哦，我心里悄悄地觉得，有点对不起西施娘娘哎。

眼前大山，身后大山，左手大山，右手大山。无数个大山。记得有个十万大山吧？如果那个桂西南的大山可十万，我觉得我们的大阴山，最少是一百万。

于是，一百万大山中的我，开始了给各种原住民和铁路员工看病的职业医师生涯。

卫生院小到除了一间诊室、一间处置室、一间药房外，再无可以用作医疗的地方，连给病人进行静脉输液治疗都做不到，最

大的治疗就是清创缝合和肌肉注射。老院长不放心地问我，你会打针吗？本姑娘实习第一天就跟着护士婶婶打针挂水啦，可以同时两个针一起打！小瞧人。什么？清创？本姑娘大四就跟着外科男朋友在铁轨下拎着飞了八丈远的断腿，淡定地抬人救人啦。缝人？小菜咯！又小瞧本姑娘！

于是穿着淡青色白色领口连衣裙的瘦小女子，在穿上她雪白工作服的一瞬间，就和这些陌生又从未接触过的人群开始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相识。社会在这个才出象牙塔，生就玲珑心，阳春白雪的女孩面前，开始展露真容。

牙疼头疼肚子疼，胸痛腰痛腿脚痛？脸痒脚痒皮也痒，失眠健忘饭后瘟？口歪眼斜手也抖，多尿狂吃还很瘦？心悸气促路难走，半夜三更还咳嗽？便血呕血还咯血，头晕目眩还晕厥？小儿夜哭孕妇吐，无缘无故还抽搐？……

各种各样的人穿梭，各种各样的病不同。一个才出医学院校门的年轻女医生，就在这里开始了她内外妇儿的职业生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突然有一天她无意中在药房发现，怎么每逢她上的那个二十四小时班的处方，是别人的几倍？一同前去的另一个女医生嫌环境艰苦，很快干脆利落地请了两年事假，而接替她的那个三十岁的男大夫，猥琐地笑着说，人家都是挑你值班的那天来看病喽！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时的我和现在的我都不太懂。

山居，岁月静好。

日子在踏踏实实的工作和如歌如诗的美景中静静流淌。大阴山张开壮阔的胸怀，以她万古的豪情和千百年来的神秘传奇，滋养着我的秀丽情怀，让我在每个迎接朝阳勃发的早晨，踏露而行的月夜，都恍若行走在一场泼墨山水的梦中，美轮美奂。眼前美好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的美好。

陶然于山水的日子安宁欢欣，每一个绽露的初晨，从静谧破旧的小站传来的汽笛声，撕裂山岚，在恍若实质的云雾拉扯下踽踽而行，粗嘎的声音挣扎不远便得消停，仿佛一个爬山累到不行的老人，害怕峥嵘。

一个黎明，我被一群人的聚集吸引，看着人们从附近向小站和卫生院之间的一处涵洞小桥靠拢，不免好奇和惴惴。一丝不安让我守着只有我一个人在的卫生院，没有太过靠近，静静地注视着人们的反应。十几个人在靠拢后并保持距离地疏散站立着，铁路工人特有的棕黑粗糙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倒是三两个附近的女人好像嘀咕着什么。涵洞处只有三五个男人，也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感觉和不远处观望的那些工人或原住民也没啥不同，后来知道他们是连夜赶来的刑警，也没有电视里用作警戒的拉起来的黄色带子，也没有警车停在附近。旁边人群错落随意站着，只观不围，也没有看到故事里的那种亲人号啕痛不欲生。一切都在一场宁静中进行，桥下山涧依旧水流无声，水色动人。桥后延山而上的人家也是炊烟渐起，炊烟散入晨曦山雾，晨曦山雾炊烟便会在朝阳下很快融散无踪。没有多久，邻家的女人因为惦记着灶上的粥饭回转，告诉我涵洞里有一个死去的姑娘，头被石头砸碎了被拖入涵洞的，“不用你救了，早就死了，没你什么事，吃早饭没，要不来我家吃吧……”

后来在我上第二个二十四小时班时，几家之隔的铁路派出所的年轻刑警阿索，一个从部队进入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的酷帅男神，特地来卫生院告诉他的女神姐姐，那个女孩十八岁，住在小河对岸的自然村，没有父母，有一个二十二岁的出嫁了的姐姐。两人都在我们旁边的小作坊做工，那天做完工是夜晚了，在这条穿越山涧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被奸杀。就是我飞奔跑去的那处山涧那处流水那处山径。记得当时我是欢快地吟唱着，沧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缨……现在涧水清涧水蓝只是涧水已染血腥……

他说，你不要怕，有我呢，记住这个派出所的内部号码，记住晚上你一个人在这里值班，看清了来的人像病人后再开门，记住尤其是后半夜的急诊更要小心……为什么他说了那么多的不要怕，我还是越听他的叮咛越怕……

随后的日子我才发现山里的夜是如此的黑，没有明月的深夜几乎不见五指不闻人声。只有我一个人的卫生院每到静夜，除了一间诊室里的一处微光，和一处微光照亮的年轻脸庞，其余，几乎完全被暗黑吞没，在远山的魅影重重下显得孤苦伶仃。每当不得不去百米外的公厕，我都是心虚地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了又看，绝不肯把自己的背影丢给未知的黑暗。后来男神兄弟知道了，说下次等我过来再去吧，这不是要本姑娘丢人现眼嘛，怎么可以让男神把门……哎，救救姐姐我可怜的自尊心吧。我本是医学院不多见的女解剖课代表，如今却过上了不怕死人怕活人的日子。

战战兢兢地过了半月，然而抵挡不住山川河流的美色诱惑，我看山看水看人的眼睛，又再次温软欢欣。现在想来原来我是有颗真文艺的心呐。以此为证。男神看这个姑娘这么快就打鸡血般复活成功，不知该喜该悲该忧心，只是陪着我下山涧玩耍的时候突然多了，默默看着我很傻地坐在溪边濯我缨濯我足的自哼自唱，一米八的英武制服男神，一米六的秀丽姑娘，又开始在夕阳下黄昏旁，在涧溪的浅浅清清淡蓝深蓝中，谈笑自若，看晚霞绝尘，叠山而去，看日月在深山里，从容穿行。

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人们早已被接二连三发生的新事物重新吸引了眼球。已是来年一个四月风暖的午后，我在卫生院的门口拖了一条小板凳静坐，眼前大山，身后大山。大山和我各自默默无语，也无人可语。老院长可能在上午就搭着那唯一的一班通勤

火车，回到包克图了。至于原住民主治老头和伪药师，更是回家午饭后要接着午睡养生造娃种菜等各路繁忙。于是经过了八个月锻炼，已经由九十二斤被锻炼到八十二斤的我，一手拿着大红章，一手拿着药房钥匙，搬着小板凳，守着我的医院我的山，在山风里继续醉风梦诗。风吹鬓边发，飞飞扬扬，仿佛在心中吹就了一段苍凉。

恍惚迷离间有人到来，已懒得警惕的我头也不抬地继续迷离，眼角余光看着是我的男神走近，制服合体合身，倒三角的身影让人安稳安心。稔熟已不需要捏花假笑的两人，一个托腮傻傻看春，一个静立默默听风。立影在我的深浅回忆中，至今。

他来告诉我，那个姑娘的案子破了。我很惊讶，在这个刑事案件破案率估计一小半也达不到的深山，难道发生了什么奇迹？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背负命案的亡命之徒，在途经小站向南徒步逃窜的时候，就在不足我百米的涧沟无意看到了她，因为那是一个满月之夜，月光将她的身影暴露，于是歹徒临时起意将她杀害。作案时间是晚上八点半左右，那时的我，可能正在不远处写一篇诗文，或看一个病人。而她，在我门前挣扎求生。或许她临死前最后看见的，就是我门窗里漏出的一线光明。

作案后此人将她拖行塞入离我五十米的涵洞，然后继续从容南行。我初来时问过一个猎人，如果我徒步向南回城，要走多久？他上下打量我一眼，说，两天。那时候我惊叹于我们入山，原来这么深。猎人说，如果向北……哎，我知道了，大叔，更深，不要说了，我走不出去得饿死在山中，对吧？而此人，第二天就向南走出深山，进入人群，一路而去，无影无踪。

半年后，他在南京玄武区落网，供罪时顺便供出了这起案件。哦，玄武区，我的大学我的区，没想到在我离开后，你还能如此慰安我心灵。于是在无数年后因为彭宇案因为砍梧桐而让我

越来越不喜南京时，却绝不厌倦容纳我们青春的城，还有因这件事而起的感激之情。真是应了那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好孩子你沉冤得雪，不是奇迹，是神迹。

于是在这个黄昏，我悄悄一个人走上了那个涵洞。自从出事后，这是我第一次又走到这里，那以后，也没有再去走过了。这半年多来，即便是每次下车后从车站走到卫生院的途中，无论我的脚步还是我的眼睛，都不愿去碰触那一处土地那一片天际。那处山径流水大山星空，仿佛变成了一个黑洞，在我的记忆里经年累月地继续狰狞。

站在四月的风中，不知它是否吹来我遗落在南国的青春，我的青春，已经残破在古城，锈成一处布满霜白的青瓷了吗？女孩，你的红颜，也已被那一夜的清月染成离殇，你恨那一夜的满月吗？它漫天光华照风烟，成就了千年的闲愁歌吟，风月佳人，为什么要在那天，却照引罪徒的眼睛？女孩，你那一夜恨吗？恨我在百米外茫然无知无觉，或许正是惆怅天凉，强说秋风与轻愁。你在生命的最后，看到的可是我无动于衷的灯下身影？女孩，你在十八岁的满月凋零成一粒尘，就是在这里，你的姐姐，仍然每日还要走过的山径。你灵魂荒落的地方，她可是每过心伤，最后却会不得不输给时光？而我，终于在这个黄昏来了，我的脚下是你遇害的地方，我的眼前是你回家的方向，我的身后是你曾离得最近的灯光，那一夜后，此处天空与星月堕入暗黑，在我心中将终生不再有光能够照亮。从今后，你流年已逝，我岁月成伤，我用一生记住你，记住我曾和你，共过你生命中最后的月光。

今夜除夕，万家灯火，我在许多年后，异乡归来。此刻于寒月案头，写下你我的大山青春与过往。

新春的喜乐若花开，夹裹着春意漫漶北上，会在不久后的天

暖，融软我们的大阴山深处的枯寒，融软我们记忆中的深痛浅伤。我此刻一人一身，一己一心，一路一程，行走在岁月悠悠的孤独与盛开中。

佛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我们行走世间，一叶一花观照了一个春天。我们纵深岁月，一语一言道尽了悲喜人生。

离世觅菩提，宛如寻兔角。于是，笔意走过今夜后，我会将你我曾经，从此散入流年。